

## 清初遗民诗的群体特征<sup>①</sup>

李 瑄

**【内容提要】** 清初遗民在诗歌研究史上虽然历来被作为整体对待,但其群体性特征却尚未得到充分说明。本文认为,明遗民诗歌虽风貌各异,却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一、主题相对单一,集中于遗民情志的书写,各类题材大都以此为归宿。二、意象的塑造和选择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关注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三、其诗歌最主要的情感格调是慷慨悲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语言偏好,如通过特殊的时空结构、对仗使用、造奇语等手段有意制造波澜,表现浓烈的情感与不平的气势。

**【关键词】** 清初诗歌 明遗民 群体性

在清初诗歌的研究中,遗民常常被作为一个诗歌单元来对待。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分列遗民、非遗民,到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专立“遗民卷”,以至迄今为止学界的两部《清诗史》<sup>②</sup>把“遗民”单立章节标出,无不如此。但是,这些著作虽然将遗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具体到对遗民诗的研究,却主要仍然采用对个体进行单独描述的方式。而清初遗民的诗歌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具有哪些共同特征,并未得到明确和充分的论述。<sup>③</sup>

清初遗民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美国 Grinnell College 谢正光教授所编《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收录有传记可查者二千余人;其他散见于各种别集、笔记、野史,有姓名可考者更是不计其数;就笔者目力所及,有文集、著作传世者亦当在二百人以上。这些人数众多的遗民年辈有先后、地域有南北,审美趣味有差异,他们的诗歌,在师法传承与艺术风貌等方面的区别也是比较显著的。并且,遗民是一种因政治立场而决定的身份,这一身份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态度。

但是,历来研究者将清初遗民作为文学群体来处理,却并非主观的臆造与整合,而应当是建立在感受到其群体共同特性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的文字,迄今为

止仍相当欠缺。本文试图就清初遗民诗歌的群体特征进行总结。这一做法的基础,是其人格心态的相似。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人生理想,以及由其身份所带来的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心态:简单说来,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有许多共振的人群。精神世界的类似,决定了明遗民对文学的需求和看法有不少共通之处。文学在其生活中,主要承担的是宣泄情感和倾吐心声的功能,是其不能在现实社会得到价值实现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印迹。因而,其诗歌虽风貌各异,却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 一、以遗民之志为核心的主题取向

从表现对象,亦即诗歌题材上看,明遗民诗大致不出诗歌传统的范围。凡山水田园、边塞烽烟、咏物题画、怀古咏史、宴集赠答、登览记游、送别羁旅、风土节序等题材都有所吟咏。但题材的多样性在遗民诗歌中表现得并不鲜明,一读其诗便不难发现,各种题材在他们笔下往往会奔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遗民情志。

以赠答宴集之作为例。在诗歌传统中,这类作品承担着人际交往的功能,一般不特别强调作者本人的个性。但在明遗民的唱和诗中,可以看到的不是屈从于特殊情境的陈套惯例,应酬中常见的情绪克制、循规蹈矩,或者夺取锦袍式的诗艺竞赛。相反,它们通常是一群人共有情志相互激荡的产物,其情绪的强度并不因应酬而衰减。如陈瑚《对酒述怀座客有泣下者》:

南冠相对不胜悲,甚矣吾衰鬓欲丝。海角飓风天有恨(风雨大作,舟师歼焉),江头潮信地无知(钱塘江潮不至)。破愁酒尽沽千日,避俗歌成续五噫。何处尚余干净徒,此心应与首阳期。<sup>④</sup>

该诗的主题是抒写“遗民心事”:“南冠”从亡国之痛的抒发入题,“海角”两句写时事,言复国无望的悲哀,“破愁”二句转入遗民的日常生活情态,最后两句则是“求同心之友”的呼声。整首诗既是作者个人情志的抒发,也始终紧紧抓住参加集会者共同的情感焦点:“言志”和“应景”在其中是合二为一的,并且“志”占有主导地位,与遗民之志无关者,不能入景。

此外,明遗民虽然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之诗,但自然景物很少成为他们的主要表现对象。写山水不是为了满足审美情趣,或观照宇宙的真相,或寻求解脱苦闷、躲避现实的避风港,而通常是将景物作为诗人人格的投射或情绪氛围的烘托。如陈恭尹以“三径草生寒雨后,数家门掩落花中”<sup>⑤</sup>表幽居之志,孙枝蔚以“日落笳初动,城空鸟自还”<sup>⑥</sup>写乱后孤城之凄清,方文以“可怜兰秀蘅芳地,又是波生木落天”<sup>⑦</sup>状亡国之恨,屈大均以“黄河流不尽,白日到无光”<sup>⑧</sup>象征征战之地的肃杀……在明遗民集中,很难找得到不带暗示意味的纯粹写景

诗,其笔下景物多染上较强的主观色彩,不是比兴寄托的对象,就是咏怀言志的背景。在心物交感的相互关系中,“心”不是以虚静状态期待景物的自在呈现,而是将景物过滤、变形,通过“设计情境”来完成艺术表现,使之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征。

因为其精神世界的执着、专注,明遗民的诗歌很少脱离政治、道德范围,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诗学偶像杜甫拉开了距离。

明遗民推尊杜甫的主要原因,一是道德人格的追慕。钱澄之云:“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云。自唐宋以来,宗之至今,言诗者始复知有性情之事。”<sup>⑩</sup>魏礼云:“其于君国之际,新故之感,朋友患难之情,忧深而思远,情纤郁而磅礴。后之论者以为与国风雅颂相表里,非无故也。”<sup>⑪</sup>徐枋亦云:“自风骚以降,代多作者。而千古定论,独推少陵。至尊其词章,号为诗史,良以一篇一咏不忘君国,为千古词人所无也。”<sup>⑫</sup>杜甫诗中时时表现出的忠君爱国之情,唤起了明遗民不仅在理性认识上,更是在生命体验上的强烈认同。二是出于乱亡时代的感情共鸣。同处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当中,同样经历了战乱、流离、穷困、人生志向的失落,明遗民很容易从杜诗中发现相似的人生体验。徐枋云:“少陵构天宝之乱,京雒风尘,窜身荒谷,然而两京旋复,再睹休明。而其为诗,已不啻长沙之痛哭。以今所处,回视少陵,又何如乎?”<sup>⑬</sup>明亡和安史之乱在他们眼里性质相似,都是由于异族的入侵,都使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杜甫对社会与人生苦难的写实,很容易使他们联想到自己的人生。

在价值取向和人生体验上,明遗民和杜甫有所交汇,但他们的不同,也正源于其精神世界的差异。杜甫对自我之外的世界,有强烈的关注,他的精神世界是敞开的。自然界的變化能够引起他感到新奇与喜悦,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多生机洋溢,对自然万象的不同情态有深刻体察的作品。而明遗民笔下的景物,却总是在其情志笼罩之下的,他们对于人伦之外的自然,较缺少关注的热情。

再如,杜甫对亲人的关怀,多有发自自然人性的血亲之爱,而明遗民更多地把伦理信条附加在亲情之上。这一点,他们对杜甫有诸多误解和不满。朱鹤龄云:“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佳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sup>⑭</sup>用“性情之正”来约束人情,把伦理规范置于自然情感之上,是明遗民看待人伦关系的基本立场。他们批评杜甫在战乱中的奔走流离是以小家而忘君国:“险阻饥困,皆为保全妻子计。”<sup>⑮</sup>更不满杜甫为了维持生计而腆颜求人:“若乃杜子美飘零秦、蜀,而嗔王录事不寄草堂之资,风斯下矣。”<sup>⑯</sup>自然的人情之爱,会从对方出发来考虑问题,关心其安危,努力为其改善生存环境,杜甫对家人正是如此。在杜甫处,自然亲情和儒家伦理可以和谐并存。但明遗民却把伦理规范看得过于神圣,将人生全面道德化,对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要进行

道德评判,所以常常使道德与人情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明遗民对杜诗的误读,“每吟不忘君父”,“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sup>⑩</sup>与其说是杜诗的真相,还不如说是明遗民诗自身的面貌。即使比较一下杜甫和明遗民同样写乱离时代亲人团聚的诗,也可以发现其差别是明显的。如钱澄之《还家杂感》:

乱余未敢信家存,到日牵衣泣满门。乍接远人争识面,试呼乳字已完婚。艰难谋食嗟诸子,老大惊心见众孙。独少童乌虚雁序,看渠罗列暗伤魂。(余第二子亦死震泽)<sup>⑪</sup>

从题材选择到表现手法,这首诗都明显受到杜甫《羌村》的影响。都是写乱后久别,惊喜初见的特定场景,也都是通过细节的呈现传达感受。但仔细分辨,却可以发现钱诗和《羌村》的视角并不相同。杜诗着力表现时代动荡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离别、担忧和生计无着等痛苦。因而其观点是分散的,如“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等等,对妻子、儿女、邻人的感受都给予了真切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情感交流充溢于诗的字里行间。钱诗的绝对主角,却是那个在乱亡中遭遇妻离子散,为了复国之志而离家多年,颠沛流离、饱经人间沧桑的诗人:所有的叙述都是以他为中心的。“未敢信家存”反衬多年的苦难,“泣满门”暗示其经历的危险艰难,“争识面”、“已完婚”等等,既隐喻离家时间之长,又寄托着诗人的自傲、自伤、矢志诸种情绪。在这首诗里,亲人们的面目是苍白的,集中表现的是诗人自我的形象——而正是神圣化了的“性情之正”,君国之情,给了他以这一视角看待世界的价值自信。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在千载之下,杜诗仍能够使人潸然泪下,而明遗民诗能令人感动,却不易引起读者共鸣。杜甫牵动的,是人类最普遍的相互关怀之情;而明遗民诗中的感情,却总在伦理秩序的统摄之下,一旦人伦关系发生变化,虽然能得到理解、尊重,总是“别人的故事”,很难唤起读者的切身感受。

总的来说,明遗民诗关注的事物与表现的内容是比较狭窄的,主要可概括为内外两个方面:内,遗民自我情志的表达;外,社会变动与历史兴衰的记录。

遗民的自我表达是其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其自我表达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偏重于“志”的,诗人理想形象的塑造;一是偏重于“情”的,围绕着“易代主题”的悲欢感慨。

诗人理想形象的塑造,围绕遗民人格这一中心。它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为价值基础,以牺牲现实利益为代价,使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遗民能够与满清王朝形成精神上的对抗,其品质,主要表现为独立、刚健、坚贞。咏怀、咏物、咏人、题赠之诗常常表现这方面的情志。如屈大均《咏怀》:

泰山郁嵯峨,黄河流滔滔。丈夫无死生,万物等鸿毛。<sup>⑫</sup>

王夫之《初度口占》:

横风斜雨掠荒丘,十五年来老楚囚。垂死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sup>⑬</sup>

方文《赋得钟山梅下僧》:

只有寒梅藏绝谷,尚余破衲守孤根。<sup>②1</sup>

陈确《次韵酬来成夫》:

稜稜傲骨支天地,烨烨雄文动斗星。家室枝梧逢俭岁,山川憔悴抱遗经。<sup>②2</sup>

黄宗羲《山居杂咏》: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着多。<sup>②3</sup>

此类诗多慷慨昂扬,表现出明遗民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自信;亦有悲怆之感,反映了社会现实对人的摧残和压抑。总的来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体验,使人从所遭遇的忧患困境中超越出来,产生强烈的尊严感和使命感。

不过,在明遗民处,精神理想与世俗生活的距离较远。他们虽然能够对自身价值有所认定,但在世俗生活中却很难得到满足。精神上的超越无法解除生活的实际困境,他们的情感因而常常处于哀怨感伤的状态。

亡国之恨的题写最为常见。在表面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明遗民会由一些普通的细节联系到故国之亡,而在情感上激起巨大波澜。如方文《赵献清招饮闻边曲有感》:

置酒高堂春夜深,忽闻丝竹动哀吟。当年祇是边关调,今日都为吴越音。坐上有谁能顾曲,天涯无处不伤心。知君好客难辞酒,一任胡姬取次斟。<sup>②4</sup>

流行歌曲的变化是社会时尚的缩影,“边关调”的流行,说明大多数人已然接受了清人的统治,人们快要在歌舞升平中忘掉亡国的苦难,安然于异族的欺辱了。这一现象是令遗民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只能在一派融通和洽中作此悲声冷语,有如故意揭开伤疤,期人警醒。

明遗民中不少人期待在现实生活中能有所作为,但在抗清复国运动失败以后,留给他们可以措手的空间实在很小,他们常感到壮志难酬的失落。矢志之痛因此成为明遗民诗的一大主题。其表现之一是对自身微贱弱小、无力扭转乾坤的感伤。如李因笃《拨闷》:

出处贫难恹,风尘老自怜。栖栖一鱼蠹,触类负皇天。<sup>②5</sup>

再如魏禧《庚戌九月雨后重登燕子矶见伯季旧题怅然有怀》:

不知故国几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sup>②6</sup>

这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虽不足以动摇明遗民对自身的价值认定,却会时时使其情绪跌入愁闷。他们主动疏离于主流社会,壮志未消,人生却难免消磨于艰难的谋生之途;亡国之人无所归属之感,使之很难预想自己人生的进取之途。

埋头著作是明遗民突破自身有限性的主要方式,但封闭的书斋生活却容易使人忧闷郁积、情绪低落。王夫之《偶作》云:“犹简残书支午睡,素虫密密裹函封。”<sup>②7</sup>人生就在“素虫密

密”的一点点展开中延伸,即使明白其意义所在,可以一眼望断的结局也容易令人倦怠。明遗民太缺乏世俗人生的幸福感,他们的心境因而常常笼罩在阴冷的色调之中。

“外”的一面,社会变动和历史兴衰的记录被明遗民看作自身的责任。他们有保存易代之际历史真相的自觉,体现在诗歌上就是“诗史”意识的突出。<sup>②7</sup>

黄宗羲、杜濬、吴伟业、方文、钱澄之等人都主张以诗补史。在其创作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重大时政题材入诗。如吴伟业的“梅村体”歌行,以“身际鼎革,所见闻者,大半关系兴衰之故,遂挟全力,择有关存亡,可资观感之事,制题数十,赖以不朽”。再如顾炎武《大行皇帝哀诗》写北京陷落,崇祯自杀,明王朝覆亡。归庄《悲崑山》写清军下江南,崑山城先投降后反抗的过程,以及城破后屠城之惨。又如钱澄之《藏山阁诗存》中对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大事的记录。这些诗体现出诗人自觉对动荡时代进行记录,以保存历史真相的意识。

二是对易代之际英烈之事的记录。方文有诗题为“友人吴焘之父(讳汝琦)死归德之难,徐州志不敢立传。予感而题此”,诗云:“忠节昭日月,江淮传盛美,胡为修志者,隐讳不敢纪?世人好嬖佞,湮没宁止此?吾愤题此诗,将以裨野史。”<sup>②8</sup>亡国英烈之事为新朝所忌讳,史著不采,人们也不敢公开谈论;以之入诗,一来尽保存英烈事迹之责,二来在遗民看来也是关系到文化价值观存亡的大事。这些诗的关注中心多是历史变迁中的个人。他们大多数都在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此时却被看作“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sup>②9</sup>的担当者。

三是对乱离之世生民苦难的记录,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继承杜甫“三吏三别”以来的新乐府传统,选取典型题材进行有意识的反映。如吴嘉纪诗对清初扬州生民之苦的记录。其《江边行》、《邻翁行》写清廷为制造战船加派民赋,办事者贪横暴虐,以致百姓家破人亡;《风潮行》、《海潮叹》、《秋霖》、《堤决诗》写每有水灾之后,居民遭难至人亡畜死、家产荡尽,而赋敛不减,无路求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遗民诗人对民间苦难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其笔下对清初的社会现实因有真实细致的反映,足以使人了解“明清易代”一词,隐藏着多少普通百姓的血泪。二是叙写自己亲眼见到的疮痍、亲身经历的苦难。明遗民都是易代沧桑的亲历者,大多数时候没有把自己作为民生疾苦的旁观者,怜悯者。他们本来就是饱受人生苦难的一员,他们的许多遭遇,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是一样的。吕留良写战后的故乡:“路穿台榭础,井汲骷髅泥。生面频惊看,乡音易受欺。”<sup>③0</sup>邢昉写乱后的凄苦:“亲朋欲尽书方达,涕泪将残骨尽消。”<sup>③1</sup>他们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沉浮于易代的动荡中,以至于很难与之拉开一段距离,来对其进行更多侧面的叙写。未来不可预测的苍茫,朝夕不保的惶恐,走投无路的伤痛,个人在时代动荡中的渺小感和无力感,都在其诗歌中有大量表现。

概而言之,明遗民绝大部分的诗歌创作,都围绕着“易代”这个中心话题。此为其思想

与感情最易激荡之处:内在的心理需求,如理想、愿望、亲情、友情、乡愁羁恨,外在的世界,如山水草木、世间百态,皆与此相关。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家国情怀就是明遗民诗歌的核心主题。

## 二、执着主体对意象世界的变形建构

明遗民道德信念的执着,亦体现为诗人主体意识对世界的变形建构。其笔下的世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专注于个人与时代(包括国家乱亡、异族入侵和社会动荡)之间的矛盾。

首先,从诗歌意象的构成方式,诗人对心、物关系的处理来看,明遗民很少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流连徘徊于物色之中,去体味万物自有的生意,因而也就很少试图以客观的态度去描摹物象。在其诗歌的意象构成中,诗人主体的“意”相对于客体之“象”,占有绝对优势。其具体表现的方式有二。

其一,明遗民诗人很少追求物象的情貌无遗,细腻逼真。即使咏物诗也是如此,如屈大均写“紫峰阁梅”:

绝壑春难早,鸿濛养有余。光生无月处,香在未花初。入石僧同定,横溪客自疏。  
年年紫峰阁,为尔一踟蹰。<sup>⑳</sup>

首联从“绝壑”、“鸿濛”落笔,立意高远;颌联更以两个否定句式超越了具体的光色香味,使其获得了与形上之“道”相似的结构;“入石”二句从侧面以人事比拟,写其静定高洁。总之,全诗无一语对梅的姿态进行细致刻划,而是在精神上赋予它超凡脱俗的品质。

由于明遗民诗人的主体意志过于强大,有时甚至掩盖了物象本身的特质,使之作为主体情志的载体而显现。如方文诗《清明》:

蓟北春深雪未消,城南望远思无聊。忽听人说清明字,一日何堪是两朝。<sup>㉑</sup>

“清明”本是传统的节气,但在诗人听来,却特别刺心。它在此处的特殊意蕴,来自遗民由亡国之痛带来的对有关易代字眼的特殊敏感。再如:

松柏失时先落叶,鬼神遭乱悉无家。(阎尔梅《嵩岳庙有感》)<sup>㉒</sup>

古树悲风鸣绛叶,空村白昼易黄昏。(钱澄之《重过沈圣符村居》)<sup>㉓</sup>

人间今夕寒宵永,故国残山老病销。(王夫之《病》)<sup>㉔</sup>

松柏落叶是自然现象,却被阎尔梅以“失时”附着了象征意味,隐喻诗人的逆时失志;“鬼神”则纯属主观想象之词。钱澄之诗中,风动叶鸣、日色昏暗也都属日常生活中习见场景,却因“悲”、“空”、“易”等字眼染上了悲凉压抑的情感色彩。王夫之诗中,虽有“寒宵”、“残山”等词,但都没有具体的形象,人们无从得知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寒”与“残”的感觉,它们是诗人

心情的外延,是被情绪化了的世界。

其二,明遗民的意象使用显现出较鲜明的倾向性。一些意象以较高的频率反复出现在明遗民诗中,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表现战乱的,如干戈、烽烟、白骨、骷髅、新鬼、孤魂,大都有强烈的冲击力。二是表现战乱过后的荒凉景象的,如空城、孤村、废弃的祠堂、断壁颓垣、枯萎衰败的草木;三是表现遗民故国情怀与民族意识的,如京国、故乡、明帝陵墓、禾黍、边声(鼓角)。四是表现遗民精神信念的,如寒梅、松柏,为人格不屈的象征;渔樵、柴关,表现其洁身自好,避世隐居的志向。五是表现遗民的人生困境的,如孤雁、征鸿、客舟、驿路、江湖,常常作为其生活动荡不安的象征而出现;如白发、流水、残阳、寒灰、落叶等,多表现其岁月蹉跎、壮志难酬的失落惆怅。

与此相关,明遗民偏爱使用有文化积淀的象征性意象,较少使用描述性意象。甚至是对自然景象的描摹,也往往通过用典,使之成为暗示性的意蕴符号。如陈恭尹诗:“三径草生寒雨后,数家门掩落花中。”<sup>⑧</sup>字面呈现的是一个极其寂静的场景,但“三径”却给这个自然场景增加了明确的文化意义,首先是隐者的孤寂;此外,熟悉陶渊明《归去来辞》的读者更能够联想起易代不仕者的高洁。上述意象,如烽烟、禾黍、寒梅、孤雁等等,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积淀了特殊意蕴,增强了诗歌的表意功能。这与明遗民诗的情与志大都比较明确,很少追求复杂微妙的美感是一致的。

明遗民还常常有意识强调意象的特殊人文内涵,如钱澄之《金陵即事》:

城郭人民迥未移,夕阳鼓角不胜悲。屋檐几度添官瓦,石路何年践御碑。祠废已无官树禁,寺荒端为赐田追。酒楼遍唱关东调,谁听秦淮旧竹枝。<sup>⑨</sup>

鼓角是战伐不息、社会动荡的象征;瓦、碑、官、田被加上官、御、官、赐字样,成为旧王朝残留的印迹;突出时调来自“关东”,隐喻满清的统治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由于这些意象的文化意义均十分确切,诗中表示的情志是非常明确的。但较之直接诉说,意象表达诉诸细节的直接感受,更易获得读者从感性到情感、再到意义上的认同;同时,虽然这些意象的组合可能是诗人索物托志的结果,但它们在这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存在却是真实的,能够使人产生对这一历史阶段更直观的认识。

### 三、情感格调及表现形式的偏好

无论身处南北,或者身份为理学家、学者、文人,明遗民诗歌最主要的情感格调是慷慨悲凉。慷慨,来自明遗民人格中的豪杰精神,意志的昂扬、胸襟的壮阔和情绪的激荡;悲凉,来自清初的社会现实带给明遗民的生存困境,来自他们情感的愤懑、压抑、失落。在其诗歌



中,慷慨悲凉主要通过浓烈的情感与不平的气势表现出来。具体到语言层面,就形成了一些特征,如特殊的时空结构、对仗使用、喜造奇语、有意制造波澜,以及善于使用强烈的对比制造心理落差等。

有限与无限交错并存的时空结构方式是明遗民诗的比较显著的特征之一。前文述及,诗人自我意识的扩张在遗民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极强的自我意识却并没有使其显出狭隘。这是因为遗民对自我的认识,不是仅仅从一己的得失、悲喜着眼的,在其诗歌中,有限与无限,个人与历史常常交织在一起。其诗思亦在虚实之间转换,既不局限于耳闻目见,又并非完全超越地落想于天外;而多以特定的时事为基点,穿越于具体的当下与寥廓的天地之间。如钱澄之《感怀》:“万里瘴烟迷紫极,十年风雨泣江湖。星移绝塞流光远,日挂荒山返照孤。”<sup>③</sup>“万里瘴烟”、“星移绝塞”,都不是眼前的实景,诗人仿佛在放眼远观,想要极尽天地之远;而“十年风雨”却相当具体地说明了诗人漂泊的时间,“日挂荒山返照孤”也是写实地一时一地的场景呈现。如果要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可以发现,“万里”二句体现的是钱澄之对飘摇于滇南的南明永历政权的关注,它是不确定的,关系到明清之际历史的发展走向,通向永恒与无限;而“十年”二句却是诗人现实处境的反映,在反观自身时,具体时空的胶着,仿佛象征着个人无法摆脱的困境。再如顾梦游诗:“一生千古恨,万里十年心。”<sup>④</sup>更是在有限与无限、个体与永恒的交错中,表现出诗人的自我意识,真实地传达出明遗民在现实生存状态中无能为力的感受,和在人生理想上重振乾坤的气魄。二者的对抗形成的张力场,使其诗中充满慷慨悲凉的情调。翻阅明遗民诗集,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怒来尘世换,高拥海天流。新鬼漂千里,残人寄一舟。(吴嘉纪《初秋作》之二)<sup>⑤</sup>

澧南官阙尽,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华夷五百年。空幡摇夜月,孤磬落秋烟。  
遁觉诸缘灭,临风独洒然。(顾炎武《应州》)<sup>⑥</sup>

满注乾坤泪,空残剑履春。(李因笃《保定谒杨忠愍公祠》)<sup>⑦</sup>

岁月客程晚,冰霜天宇空。(王翊《冬日》)<sup>⑧</sup>

它们在表现诗人的处境时,都是实在的、局限的,在表现诗人的胸襟时,却又是壮阔的、超越的。

具体到语言层面,明遗民诗显示出的偏好也与慷慨悲凉的情调相呼应。例如对仗的使用。对仗是古典诗歌形式严整化的产物,它常常打乱正常语序,使律诗富于平衡精致的美感,也使词语间的结构更为紧凑,以浓缩更丰富的内容,或传达更为深刻细腻的情感。不过,工整的对仗也会给达意抒情带来一些困难,如果诗人的情思浓烈到了希望冲口而出、一吐为快的地步,精心结撰的工稳结构反倒会阻碍其情志的表达。所以,明遗民常常会打破对仗的平衡,有时甚至故意不对,如下例:

最恨秦淮柳,长条复短条。秋风吹落叶,一夜别南朝。范蠡湖边客,相将荡画桡。  
言寻大禹穴,直渡浙江潮。(屈大均《自白下至携李与诸子约游山阴》)<sup>⑤</sup>

该诗几乎是一气直下,中间两联除了以平仄粘对保持着音调的流利之外,词义、词性皆不对,因而读来似乎冲口而出,语言明快、情思流畅。语与意的透明造成了一种坦荡的气魄,迅速流动的情思又形成了滔滔滚滚的气势。所以沈德潜谓之“一气赴题,有神无迹”<sup>⑥</sup>。梁绍壬也赞之为:“一片神行,有不可掇挈之势。”<sup>⑦</sup>

此外,明遗民明显偏爱使用上下句语意流贯的流水对,以便更加畅快地抒情达意。以之言志者,前后两句的照应使语气愈加强烈,虚词强化了句式的咏叹色彩,使意志的表达显得更为坚决,如:

岂有渥中骏,甘为辕下驹?(阎尔梅《赠孟依之》)<sup>⑧</sup>

纵作投时伎,谁为不坏身?(阎尔梅《杨犹龙署中大雪刻烛微时隧成十五首时十二月初七夜》)<sup>⑨</sup>

以之表现故国情怀,追思旧日者,上下两句的连贯使语速加快,语言的急促节奏十分利于表达诗人激荡的情绪,又如:

谁将辽海雪,来折汉陵花?(屈大均《灵谷探梅》)<sup>⑩</sup>

即今御笔留题处,想见神州一望中。(顾炎武《金坛县五里顾龙山上有关太祖高皇帝御题词一阙》)<sup>⑪</sup>

每忆少年看竞渡,便临绿水想朱颜。(邢昉《丙戌五日即事》)<sup>⑫</sup>

以之写景叙事者,两句呼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时空转换,使情、景发生的过程得到动态的展现,诗歌由此获得了流动的气势,如:

遥从江汉分流地,坐到星河欲晓天。(陈恭尹《将发汉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别,舟中夜坐作诗寄之》)<sup>⑬</sup>

光芒才一缕,气象即千端。(杜濬《月夜重游焦山》)<sup>⑭</sup>

无论是言志、抒情,还是写景纪事,在明遗民诗中,流水对的使用使达意抒情更加明晰畅快、鲜明有力,增强了诗歌的力度和气势。

明遗民还常常造奇语来表现慷慨的情怀。奇语能够惊人耳目,使人陡然从日常经验中抽离出来,获得超凡脱俗的感受,如以下诗句:

戏把闲身藏北斗,笑开大口吸西江。(钱澄之《行脚诗》)<sup>⑮</sup>

月转中宵成白昼,水吞平地作青天。(阎尔梅《观潮》)<sup>⑯</sup>

黄河吞八水,白雪倒千峰。(屈大均《怀西岳》)<sup>⑰</sup>

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王猷定《螺川早发》)<sup>⑱</sup>

这些诗的诗想象并不十分奇异,这大概和明遗民集中关怀现实世界,想象力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有关。它们的特点是气魄大,在胸襟上超出了芸芸众生,这正是来自明遗民为天地立心,以振起乾坤者自命的自我意识。

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造就了明遗民的慷慨之情。在诗歌中,他们也非常善于制造波澜来表现这种冲突。如吴嘉纪的名诗《一钱行》,叙写遗民林古度以一枚万历铜钱作为故国的象征贴身珍藏之事。事件本身很简单,其意义也很明确。但它在吴嘉纪的笔下,却被塑造得不同凡响: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扬州土。故交但有丘垄存,白杨摧尽留枯根。昔游倏过五十载,江山宛然人代改。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余一钱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sup>⑨</sup>

他先从林古度的角度写来,写其国变后重履扬州,眼见昔日的繁华之都已经一片荒芜。然后以“满地干戈杜老贫”,引出“一钱”的存在,却就此戛然而止。转韵之后,“一钱”成为真正的主角,但作者仍然不急于揭开它的真相,而是荡开笔墨,写遗民的聚会,直到最后,读者的期待已累积急切,才赫然点明它“乃是先朝万历钱”的特殊意义。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称其:“‘桃花李花’二语,偏写得兴高,游冶相似,而结意悲伤,传出麦秀渐渐之感,一片主意全在此也。”<sup>⑩</sup>到此时,前面累积的家国之情、身世之悲,统统聚积到这枚象征着他们人生归属的“万历钱”之上,情感终于找到了它宣泄的出口。

利用对比来加剧心理落差,强化不平之气,也是明遗民诗的常见手法。如以下诗句:

长堤高树渐无蝉,铁马经过又一年。说向秋风垂泪处,水花摇动骷髅边。(邢昉《忆江村》)<sup>⑪</sup>

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陈恭尹《虎丘题壁》)<sup>⑫</sup>

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归庄《东行寻牡丹舟中作》)<sup>⑬</sup>

把这些异质的事物,如微波荡漾的水面与骇人的骷髅,温柔繁华的南国与“干戈”、“征士”,“西风”与“美人”,“乱离”与“繁华”,“贫贱人”与“富贵花”,被强行钮铐在一起,从心理感受上说,巨大的反差与冲突反而激起人们反抗的本能,产生超越这种冲突的心理趋势,由此达到情绪的激动状态,强化了情感体验的深度。

明遗民还常常通过同质相加的层进法来加强感情的力度,如:

不死如何销岁月,聊生况复减青春。(陈洪绶《失题》)<sup>⑭</sup>

“销”字已觉岁月之艰难,“不死”更到希望尽失的地步;“聊生”已有苟活的意思,“减青春”更令人感到生命在无声无息中蹉跎的悲哀。

元来白发无公道,似觉春风亦世情。(归庄《新春梳得白发》)<sup>⑤</sup>

把“白发”和“春风”这些本来纯粹不关人事的意象添加到表示事态凄凉、人生无奈的“公道”、“世情”之上,使人感到新奇的同时更体会到明遗民矢志途穷的深层悲哀。

亲朋欲尽书方达,涕泪将残骨尽消。(邢昉《答与治寄书》)<sup>⑥</sup>

“书方达”本见时事之险危,社会之动荡,加上“亲朋欲尽”,更可见清初社会朝不保夕,生命被摧残之迅速;“涕泪将残”已极写悲哀,“骨尽消”更带上了令人心惊的残酷。实质上,层进法的普遍使用和明遗民生存环境的严峻是一致的。他们的人生悲哀之沉重、深刻,单一层面的叙写似乎不足以表达到位。人们采用层进法从较熟悉的地方入手,通过心理感受的累积打破平静,微妙地表现了复杂深刻的情感。

诗歌语言的选择和安排总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除了自觉地考虑表达效果之外,它的表现形式还常常决定于诗人的心理状态,决定于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心理结构、文学观念、写作动机等因素。可以说,明遗民诗在语言形式上的群体特征,也正是那一时代与那一特殊人群的精神剪影。

#### 注释:

- ① 本文为四川大学2009年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QN006),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系列成果之一。
- ② 分别为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③ 这方面仅有西北师范大学张兵的两篇文章:《明清易代与清初遗民诗》,总结清初遗民共同的师法对象。原文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论清初遗民诗群创作的主题取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 ④ 《清诗纪事初编》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 ⑤ 《新塘早春怀蔡艮若何不偕》,《独漉堂诗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 ⑥ 《乱后过瓜州》,《溉堂前集》卷5,《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第260页。
- ⑦ 《归泊皖口》,《涂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第393页。
- ⑧ 《塞上曲》,《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 ⑨ 《叶井叔诗序》,《田间文集》卷14,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59-260页。
- ⑩ 《李云田豫章草序》,《魏季子文集》卷7,《宁都三魏全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册,第591页。
- ⑪ 《周玉凫仪部读史诗序》,《居易堂集》卷5,《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a页。

- ⑫ 同上,第11b-12a页。
- ⑬ 《辑注杜工部集序》,《愚庵小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金闾童晋之刊行本影印,第230页。
- ⑭ 《陈二如杜意序》,《田间文集》卷13,第245页。
- ⑮ 《答曾庭闻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页。
- ⑯ 《与高念祖论诗书》,《竹垞文类》卷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一年刻增修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8页。
- ⑰ 《还家杂感》,《田间诗集》卷1,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5页。
- ⑱ 《咏怀》,《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3页。
- ⑲ 《初度口占》,《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15页。
- ⑳ 《赋得钟山梅下僧》,《涂山集》,第383页。
- ㉑ 《次韵酬来成夫》,《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9页。
- ㉒ 《山居杂咏》,《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 ㉓ 《赵献清招饮闻边曲有感》,《涂山集》,第596页。
- ㉔ 《拨闷》,《受祺堂诗》卷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三十八年田少华刻本影印,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71页。
- ㉕ 《庚戌九月雨后重登燕子矶见伯季旧题怅然有怀》,《四库禁毁书丛刊》第5册,第381页。
- ㉖ 《偶作》,《船山全书》第15册,第512页。
- ㉗ 学界对“诗史”观念在清初的重新兴起已有不少论述,如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魏中林《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张金环《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吴伟业知人论世观内涵新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故此从略。
- ㉘ 《涂山集》,第112页。
- ㉙ 《万履安先生诗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9页。
- ㉚ 《乱后过嘉兴》,《吕晚村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1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御儿吕氏抄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㉛ 《答与治寄书》,《石臼前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1册,第159页。
- ㉜ 《紫峰阁梅》,《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228页。
- ㉝ 《涂山集》,第618页。
- ㉞ 《白奔山人诗集》卷6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9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第494页。
- ㉟ 《明诗综》卷78,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26页。
- ㊱ 《明诗纪事》辛籤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8页。
- ㊲ 《新塘早春怀蔡良若何不偕》,《独漉堂诗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第388页。
- ㊳ 《金陵即事》,《田间诗集》卷3,第42页。
- ㊴ 《感怀》,《田间诗集》卷8,第169页。

- ④⑩ 《送一灵师之辽阳兼柬剩公》,《明遗民诗》卷1,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第35页。
- ④⑪ 《吴嘉纪诗笺校》卷7,杨积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 ④⑫ 《应州》,《顾亭林诗集汇注》卷5,王蘧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页。
- ④⑬ 《受祺堂诗》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三十八年田少华刻本影印,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29页。
- ④⑭ 王翊《冬日》,《明诗纪事》辛籤卷10,第3045页。
- ④⑮ 《自白下至携李与诸子约游山阴》,《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337页。
- ④⑯ 《明诗别裁集》卷12,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1页。
- ④⑰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转引自《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3页。
- ④⑱ 《赠孟依之》,《白耑山人诗集》卷5,第412页。
- ④⑲ 《杨犹龙署中大雪刻烛微时隧成十五首时十二月初七夜》,《白耑山人诗集》卷5,第414页。
- ④⑳ 《灵谷探梅》,《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226页。
- ⑤① 《金坛县五里顾龙山上有太祖高皇帝御题词一阙》,《顾亭林诗集汇注》卷2,第292页。
- ⑤② 《丙戌五日即事》,《石臼后集》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1册,第264页。
- ⑤③ 《将发汉口毛子霞在武昌不得更别舟中夜坐作诗寄之》,《独漉堂诗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第396页。
- ⑤④ 《月夜重游焦山》,《变雅堂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2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第147页。
- ⑤⑤ 《行脚诗》,《藏山阁诗存》卷14,《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影印,第622页。
- ⑤⑥ 《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第134页。
- ⑤⑦ 《怀西岳》,《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595页。
- ⑤⑧ 《明遗民诗》,第26页。
- ⑤⑨ 《一钱行赠林茂之》,《吴嘉纪诗笺校》卷2,第41页。
- ⑥⑩ 《清诗别裁集》卷6,第186页。
- ⑥⑪ 《忆江村》之二,《石臼后集》卷7,《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1册,第280页。
- ⑥⑫ 《虎丘题壁》,《独漉堂诗集》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第386页。
- ⑥⑬ 《东行寻牡丹舟中作》,《归庄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 ⑥⑭ 《失题》,《陈洪绶集》卷8,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 ⑥⑮ 《新春梳得白发》,《归庄集》卷1,第67页。
- ⑥⑯ 《石臼前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1册,第159页。

【作者简介】 李瑄,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